

懸命一生的陸戰隊 農夫

毛雲臣



毛雲臣在台北新家含飴弄孫。

台北深秋的陽光午後，我在信義區福德街的巷弄裡，找到民國5年出生於

山東安丘，民國75年自武陵農場退休下來的榮民毛雲臣老先生。

11月的台北午後，依然豔陽高照，即使信義區的上空看起來像是晴空萬里，那偶而飄過一二朵流雲的天際，使人遠眺松山商職鄰近的後山，在陽光中輝映出閃閃亮燦的綠色光芒，那是深秋難得一見的山巒投影，看來彷彿一張摹繪著綠色與金色交織成的璀璨光澤，正以捲軸之姿，大把大把的鋪向福德街這條老社區的小路上來。

蟄居在臨近中坡南路尾端，福德街七拐八彎巷弄裡的毛雲臣，多年來一直窩宿在一棟陰暗夾縫公寓的三樓裡，那大片渲染著金色光芒的秋陽，一旦鋪展到巷口處，便好像遇上阻隔障礙似地，即刻一腳跨躍過去，徒然讓這棟存在於夾縫的公寓，兀自黯然矗立。

三樓公寓裡，目前居住著年已91歲的毛雲臣、妻子郭照好、獨生子毛洋龍、媳婦朱淑妃和目前就讀福德國小三年級的孫女。

四個女兒毛津芬、毛洋豪、毛洋剛、毛洋諾，都早已嫁做人婦，分別散居各地。

晚年生活在塵俗台北，卻鎮日足不出戶的毛雲臣，民國38年國共內戰時，隨著他身居軍職的陸戰隊通訊連，自舟山群島撤退到高雄左營，舉目無親的南台灣，廣闊無邊的台灣海峽，鄉愁思念不斷出現在營房周遭，就像他身處部隊的左營對於海的感覺一樣，雖然山東安丘距離高雄好長一段路程，仍然隱約可聽到洶湧浪濤的潮聲，風中可嗅聞到海的氣味，以及海鳥棲息在岩岸一角的孤

獨身影，都讓他因為遠離故鄉而悵然若失。

儘管故鄉回不去，他只能耽於內心的思念，卻依舊無法逃避宿命的厄運。就在民國 40 年，經過友人介紹，他與一位來自鳳山的女孩結婚，以慰生活清寂，15 年之間未能生育得子，使得他在軍營期間的日子，很難從寂寥之中脫身。

從民國 26 年當兵伊始，他終究以軍營為家，以報效國家之志自勉，然而命運轉折，卻無法讓他在年歲增長中獲得子嗣繼承毛家香火的願望。

他的憂心可想而知，他的神傷不言可喻。

就在民國 48 年，台灣正遇上空前天災厄運的八七水災之際，毛雲臣自軍中退役下來。

發生於 48 年 8 月 7 日的水患，主要原因是日本南方海面的艾倫颱風，把東沙島附近的熱帶低壓引進臺灣，使得中南部豪雨成災。

據稱，暴雨量集中在 8 月 7 日到 9 日三天，落雨點所及區域，幾乎包含台灣整個西部，其中又以 7 日的降雨量最多。根據學者報告指出，這一次的日雨量超過 500 公釐者達 15 處之多，主要的暴雨中心集中在苗栗、豐原、芬園、烏溪上游、斗六與阿里山等處。

資料報告中又說，八七水災所造成災情的範圍相當廣泛，遍佈台灣十三個縣市，尤其以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嘉義等六縣及台中市受災最為嚴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害共造成 667 人死亡、408 人失蹤、942 人受傷，各地哀鴻遍野，在房屋受災方面，房屋全倒共計有 27466 間，半倒者計有 18303 間；交通方面，鐵路、公路受到嚴重癱瘓，鐵路部份受災 297 處，而公路更高達 476 處之多。另外在電信與電力方面，所帶來的大停電及通訊中斷的損失慘狀，更是難以估算。公共設施如學校、衛生所、醫院等也都遭到強撼的破壞。

尤有甚者，當時強調以農立國的台灣，農、林、漁、牧業均損失慘重，光是農地損失，總面積便高達 136,542 公頃。據官方統計，損失高達 35 億元以上，

約佔當時國民所得的11%，對於當時的台灣經濟、社會、民心造成嚴重的打擊。

遭逢八七水災淹沒台灣期間退伍的毛雲臣，得以有機會適時加入災區整建工程的工作。



毛雲臣與子女合影。

經由友人介紹，他從高雄左營來到中部地區的埔里鎮，一方面暫時住到朋友家中，另一方面則先行進入民間汽車修護廠擔任修車工作，後來又上山伐木，擔任砍伐工人，未及一年，旋即加入房屋建築水泥攪拌工人的沉重工作，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

不久，他即刻被引荐到築路工程大隊，參與霧社到

廬山這段約莫二公里長的築路任務。

民間工程不比在公家單位服務，築路工作耗費體力大，卻經常拿不到應得的工資，面對這種難以維持生計的無力感，毛雲臣除了積極向包商追索積欠的工資，便再也無能為力處理日後的生活問題了。

時局慘澹，加上台灣正面臨八七水災之後，社會建設重整工程的進行重重困難；一時間，軍人身份退役的毛雲臣，惶惶不可終日的開始憂心不易尋獲如意的的工作，他未來的生活將何以度過？

難過呀！

就在他身處困厄環境的低氣壓中，歷經辛苦，返回左營住處期間，得力於高雄縣團管區的協助推薦，他終於如願尋獲到武陵農場工作的機會。

從一介原本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身份，即將變身成為一名下田農夫，每日握著鋤頭墾地種菜，縱使一時無法適應這種突然改變帶來的矛盾心境，他總感覺到生活在台灣這塊名叫寶島的地方，正有著他所不知道和無法預知的使命等在那裡，要他逐一去實踐。

民國 49 年時，他終於帶領著妻子，從高雄前進到台中縣和平鄉的武陵農場，開始他始料未及的高山耕作生活。

他和妻子被分配到志良區，暫時居住在一間簡易的鐵皮屋內，墾地就在住屋上方，第一線的生產要務是種植馬鈴薯、高麗菜、大白菜。

風雨中的農作生活，他幻想有一天能將這一方農地開墾成一片沃野良田，讓所有和他同梯進入到武陵農場來的同袍弟兄刮目相看；另一方面，他願意以他的有生之年，透過耕耘工作而成為大有為的農夫，軍人變身成為農夫，他希望自己努力有成。



毛雲臣與孫兒合影。

舉目荒野漠地的武陵，他和弟兄們在冷冷的土地上，辛勤工作著，時任退輔會主委的經國先生經常上山過來探望他們，為寂寥的高山生活帶來幾許暖意，也為他變身農夫的矛盾心理帶來比誰都富有的心安情愫。

民國 55 年，原任妻子因為無法生育，以及難以適應高山生活，精神時而產生異常恍惚的現象；經過農場一同耕作的郭姓友人介紹，毛雲臣梅開二度的迎娶嘉義民雄人郭照好上山，一起同甘共苦的繼續在耕地上種植人生。

前後任妻子一起生活在同一屋簷下二年，精神異狀頻密的前妻，時常將第二任妻子生育的小孩帶走到不知名的山林裡，造成家庭更多的困擾不安，最後遂以離婚收場，前妻返回高雄改嫁，毛家得以安然過日。

想起大女兒出生時，毛雲臣獨自從武陵農場步行下山，一路艱辛倍嘗的走到宜蘭某家醫院探望，心中不免百感交集，毛雲臣說：「那是一段身心疲累的行程。」坐在信義區福德街自宅受訪的 91 歲老人，想起武陵農場工作生活的艱困歲月，滿臉充溢著冷靜和矜誇的表示：「武陵農場的耕作雖然辛苦，卻相對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高山教育困難，為了下一代子女能夠接受更好的現代教育，民國 61 年，妻子郭照好先行帶領女兒下山，搬進台北虎林街暫住，後來又自行購屋住到永吉路，直到民國 62 年小兒子毛泮龍出生不久，舉家才又搬遷到福德街現址。

小時候不常看到父親的毛泮龍說：「由於對父親不熟識的關係，小時候見到偶而從武陵農場下山回來的陌生父親，都會心生害怕。」他說，父親做人以問心無愧為準則，山東人開朗的性格，使得他與朋友相處，講求義理，軍人出身的他在家行使軍事化的教育，規定孩子回家做功課時不可以看電視，必須每日勤寫書法，毛泮龍說：「好像戒嚴時期的生活一樣嚴格。」

嚴厲的軍事化教育，以及花費高昂的學費讓小孩兒進入私立學校就學，身為毛家唯一兒子的毛泮龍卻感到疑惑，他認為身處在有錢人家就讀的學校，別人家小孩的家境不是大官即是商人，為甚麼唯獨他是農夫的小孩？

困惑根植在年少時代的毛泮龍心中好長一段時間，他不解做為一介軍人出身的農夫的後代，如何跟班上同學的出身相比擬？他變得不愛讀書，高中期間即從考進泰北中學後，卻在開學前，棄學不讀，後來又考進大華工專，求學期間因為吸食安非他命而被校方勒令退學，最後轉進協和高職，才完成高中學歷。

曾經荒唐，曾經墮落，曾經惹來父親心傷的毛泮龍，年長之後，受到父親「問心無愧」的教化影響，就在退伍前發願起誓，絕對徹底戒掉吸安惡習，他要求自己必須從此「做好子」，在退伍後進入職場，堂堂正正做人，他先是進入房地產業擔任仲介業務二年，後來又謀職進到日式善美的超市擔任企劃開發的職務，前後總計七年之久，目前則從事貿易，做起海峽兩岸汽車零件進出口的生意。

民國 75 年正式從武陵農場退下，將耕地交由包商種作，返回台北定居的毛雲臣，雖然仍不時回到和平鄉那一片籠罩在青山美水裡的志良巷探看同胞弟兄，一旦深居在久未出門的福德街自宅裡，回想起武陵農場艱困的耕作，以及跟同胞並肩相處的生活，慘澹中見真情的歲月，「想起來便會落淚。」他說。

這些日子以來，毛雲臣經常兩眼放光，凝視牆上高掛的母親遺照，妻子郭照好說：「他想念媽媽。」

民莊裡的武陵神農

遲洪江



82 歲的遲洪江。

落日抹紅山頭一片燦然。

武陵農場民莊前的農耕地，82 歲仍然健壯無恙駕著農耕車行駛在菜園之間，遲洪江是極少數進場時間超過 35 年，依然堅持將墾植農場蔬果做為唯一興趣的「武陵老人」。

說老人，遲洪江完全不把自己當做老人家看待，也從不去想像或者計劃哪一年他將停止在這塊土地上耕耘；辛苦、哀怨或者悲嘆的日子都已離他遠去很久了，在寂靜的農場夜晚，湧起他真情感動的竟是 30 多年前，成群結隊的退役軍人在武陵墾荒，那種同袍之間，無私的關愛、共患難的快活。記憶固然遙遠，他心田裡不由興起思念的沉味，而思念的悲情雖說一下子像被無情的時間遺棄，他卻甘於將這種沉重的懷想感動，刻劃在每一次談話的內容裡，敘寫在他刻痕不斷增加滄桑的面容上。

在那遙遠的 35 年前、30 年前，或是 20 年前，不知道在墾荒農場的哪個角落，他確曾看過無數回山頭間壯麗無比的夕照景色，也確實在耕地上淌下連串濕淋淋的汗水，汗水夾雜記憶，卻不曾讓他為孤寂的武陵生活掉下任何一滴淚水。

民國 60 年，初到武陵農場來，他知道自己心裡面所冀望得到的東西在精神層面，對改善生活有助益的金山銀礦，則不為所動，只要擁有足夠的饅頭和同袍之間的友誼溫情，他即感到滿足；饅頭也罷，麵包也罷，那些同袍眾人一起上山下田工作的情誼也罷，都提供給他自認為最合乎他當時心境變化中，穩定心性的存在理由。

他最最懷念在「民莊」集體生活，那段共同生產、共同分享的日子，所有

屬於民莊二十餘戶墾戶人家，經常聚集在中山室裡，研究種菜植果樹的方法，即使只是扮演起「經理人」的角色，負責帳務管理、收成任務管理，他一樣能夠把所有民莊人共同掙來的辛苦錢，有條不紊的做好財務分配與管理，這種有飯大家吃，有事一起擔待的農場義事和義舉，使得民莊所有墾戶度過一段為時不算短，高收入的快樂生活。

民國 13 年出生於山東即墨的遲洪江，小時即在家鄉學堂裡讀過 5、6 年的四書五經。出身地方望族的遲家，父親在即墨經營許多事業，開設染房、擔任船主人、鹽巴和棉花買賣商，遲洪江自小不愁吃穿家用，因此能夠在優渥的家境中，有機會學習到不少人生經綸，這些從私塾裡學習來的書經道理，對他後來的人生態度產生極大作用。

這也是他自民國 38 年當兵，總計 22 年軍旅生涯，直到以工兵機械士在嘉義退役下來，毅然進場到武陵擔任場員工作，依舊懷抱著精神層面的快樂才是他要的真快樂的情操，他用這一點小小的信念，在農場裡度過 30 餘年簡樸的農家生活。

若不是軍旅期間為當時的師長蕭仲光擔任駕駛員，足足 16 年時間跟隨蕭師長，乃至蕭師長退役後進入武陵農場接任場長一職，他也不致有機會進武陵，與武陵結下深厚良緣。

初到武陵，他先是擔任蕭場長專任駕駛，約莫三年時光，之後，經由蕭場長首肯，才得以有機緣下莊種菜，扮起一介農夫的角色。

只懂軍車性能與維修，工兵與裝甲兵出身的遲洪江，如何能懂農事與菜園事？

民國 63 年與蔡美珠結婚伊始，他即以略諳種植蔬果技能與同袍交流，軍人剛直的性格，使他在接觸蔬果耕作初期，有妻相伴，共同擬具出一套長遠的種植計畫。

雖則如此，能夠在蔡美珠的襄助下，獲得耕作後豐碩的成果，這就好比住

在民莊的同袍一樣，人人都心存優越的高昂鬥志，因此，每一次的收成競賽中，這個住有 20 餘戶人家的民莊，經常贏取第一名的榮耀，為民莊團隊絕佳的向心力與榮譽感增添不少光采。

他喜歡這種全員戰鬥拼命工作的生活，他喜歡下工後與同袍在中山室談天、話家常、開會、哼小調、抽煙和喝小酒的悠閒，他喜歡武陵農場無爭與不爭的生活。



遲洪江與妻子在武陵家中。

外觀看起來不像是個田園詩人的遲洪江，經歷過 30 餘年山中歲月的薰陶，已然可以從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棋子落聲、雨滴聲、雪灑窗聲、煎茶聲中感受山聲之至清，也可以從深居遠俗，尚愁移山有文，江山風月，本無常主的見識裡，明白身上無病，心上

無事，住處旁七家灣溪的潺潺流水便是笙歌，田野間盛放的綠草春花即是粉黛，所以，身居武陵，能閒得一刻，即是一刻之福份，何必情欲，可也樂耶。

年幼時在家鄉私塾讀經，對他成長的見聞與見識幫助匪淺，那股沉靜的力量，成為他行事風格的勇氣，他願意人到晚年依然心繫武陵，即是受到對田園依歸的影響。

他說，武陵空氣好、水質好、環境無污染好、人事單純好。

婚後育有二個健康男孩，都已長大成人，一個在三重市就讀高中，一個目前就學中華工專，勤奮工作的遲洪江，不論身在何處，對孩子教育的關懷心都

加倍成長，原本打算在 50 歲退役後，以熟識車輛為專長，準備申請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工作，享受一個月 800 美元高收入的生活所得，結果陰錯陽差的讓他進場到武陵農場來。

結婚、養家、生子，他開始把更多心思放在如何教育下一代，成為優秀的武陵子弟，民國 81 年和民國 88 年兩度獲頒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增進農民營農信心，提高農民社會地位，每年辦理傑出農民選拔並頒發的「神農獎」，遲洪江從一個小少爺的身份，到一介對種菜頗富心得的武陵農夫，生命的轉折歷程，讓他在經歷無數年風霜歲月中，見證當代老榮民年近 82，依舊可以以康健的體魄與持之以恆的意志力，在廣闊的農地上，來回無怨的做著整地、養地、耕耘、播種、種植、收成的辛勤農事。

他喜歡人家稱他叫做農夫，他喜歡駕駛著農具車在坡地菜園間進進出出，彷彿年過 80 之後，他一樣可以昭告世人，機械事他最在行，駕駛農具車時，耳清目明，技藝高人一等，他絕不是年齡登錄上說的 80 多歲的老人，他有中年人的鬥志，以及年輕人不怕死的勇猛毅力。

許多知道他是民國 60 年即進場武陵的老場員的遊客們，當這些人來到武陵觀光休閒時，都很想到農場內民莊的果園地，探視這位高齡的武陵農夫，遊客訝異他年紀老邁，可體力狀況卻不差年輕人，居然可以每日清晨即起，整裝驅車趕到農地工作。

是的，遲洪江希望他仍是可以再持續工作 10 年、20 年的墾地場員。

留在武陵農場繼續工作的場員中，遲洪江年齡躍居第一，工作勤勉也高居第一，他說，這是民莊留下來的優良傳統。

截至目前為止，留予民莊生活的榮民雖然所剩無幾戶人家，但是自民國 52 年即已傳承下來的，民莊樣樣得第一的戰鬥精神，不可以變，也不能改變，直至戰到最後一兵一卒，都不可能改變民莊優質戰鬥意志的事實。

武陵農夫的田園歲月，比起軍旅生涯 22 年還要長，現在，他則以傑出的

農場場員自居，也以能夠不斷研發高山蔬果的品種與品質自豪，他強調，他種的蘿蔔要大也要甜，他種的高麗菜若不能成為武陵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蔬菜，即表示自己不夠用心；多年來，他到處取經，經過一再研究試種與開發，自信武陵民莊人研發栽種的蔬果，口碑最優。

軍人出身的農夫，遲洪江並不崇尚虛名，雖然曾經多次榮獲做田人最高榮譽的神農獎，仍然未脫軍人耿直的性格，不隨意為農事研究下斷語，只用行動毫不隱諱的把一介農夫辛勤的工作態度盡情表露；他也從不標新立異，對於35年來在武陵農場默不作聲的耕耘精神，說也奇怪，他從無怨言的只棲息在民莊簡陋的房舍裡，日復一日的工作著，說無怨言，遲洪江解釋為「無奈」，他說：「住在簡陋的鐵皮屋裡，榮民們都希望蓋新宅區，但是申請十多年，都沒著落，有的機關不准，有的推說環保問題，如此一年拖過一年，榮民有苦對誰說呢？」



在田地工作中的遲洪江。

無奈歸無奈，他仍以武陵為榮，35年前若不是陰錯陽差的天意安排，他不會從平地上山到農場工作。

他以武陵為傲，35年前，他有幸在武陵農場開墾最關鍵的發展階段，參與墾植行列，這個在台灣農場發展史上佔最重要一頁史蹟的武

陵神農，他用鋤頭、用汗水，一起跟隨眾人寫下武陵農場滄海桑田的歷史。

青春時代，遲洪江肯定跟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在心裡堆積著許多夢想，想

著有朝一日追隨蔣介石先生返回大陸青島老家，或者真如他當初想以個人特有的，對機械瞭解與認知的專業技能，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工作，雲遊四海一番。

夢境成為破滅的幻象之後，他一度在那個曾經黑暗而荒涼的武陵山區，被現實統攝，以至後來屈服於現實的環境，讓自己成為一名傑出的苦幹農夫。

他做夢也沒想到，武陵農場竟成為他生活了 30 餘年的家，而經由他親手耕耘的那片廣大的田地，此時，塗滿綠油油豐收成果的色澤，徐徐清晰映入大地的眼簾之中，如一塊好顯身手的畫布那樣，展現他亮澄澄的、高明的農事技藝。

如此一想，一切命運的轉換，似乎是老天有意要他在成為一名農夫之後，用他的美學觀點，為原本荒蕪的大地，著上亮燦的生命色彩，農場輪廓已然鮮明的武陵，他是少數執著於跟土地親近的藝術家，一個懂得蔬果栽植的生命藝術家。

82 歲的遲洪江，他在敘述回憶所帶來的甜蜜、困頓或一時的茫然無依，那種急欲想要把夢境重新編織起來的衝動，彷彿又讓自己回到 35 年前，初進武陵時，那一點疑惑、青澀和莫助的迷濛熱情。

抬頭仰望星空，成群的夜鳥飛過他住宿旁的七家灣溪，空中飄浮著一幕幕他年輕時的回憶。

自得其樂的 山中隱士 叢廣正



叢廣正攝於武陵農場住屋前。

世人讚頌武陵農場山河景色之美，美不勝收，美若仙界，真是人間難得一

見的世外桃源。

春天時節，漫山遍野粉紅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李花，以及漸次綻放的淡粉色蘋果花，枝梢優雅、花朵爭豔，放眼望去一片花海盛放，散發出迷人的淡淡馨香；加上山坡地遍植紅白相間的山杜鵑、武陵農場入口花園廣場的紫藤花，人工栽植的玫瑰花、櫻草花、秋海棠與盆栽的牡丹、陸蓮花，以及各式豔麗的洋蘭花，把整座武陵農場點綴成繽紛的花心世界，春臨武陵，景緻幽美，教人目不暇給。

夏日時節，初熟的各類水果掛滿坡地枝頭，紅潤欲滴，引人垂涎不已；水蜜桃、水梨、蘋果、高冷蔬菜，盈盈累累，果真水果豐收的季節，而清風徐來的山地氣候，更是涼爽的避暑勝地。尤其9、10月間，從兆豐橋轉至茶園步道以及武陵路兩旁，可見各色波斯菊花輕盈的姿貌，彷彿花間起舞的彩蝶，以夾道怒放的氣勢，迎風搖曳地歡迎遊客。

秋季時節，山林裡各種變色葉植物紛紛上妝，把原本翠綠的森林，濡染金黃、朱紅的色澤，款款舞動，宛如一幅寫實風景畫；這時，七家灣溪及有勝溪畔青楓點綴著溪河一片璀璨，典雅的葉形木與亮燦的色彩伴隨著潺潺水流，恍若世外桃源；賓館林間木屋後方的山坡地上，金黃色的楓香恣意渲染山巒，五彩美景使人心醉！

冬冷時節，滿山銀杏葉片漸次轉黃，飄飄逸逸落瀟滿地，道路兩旁的梅花、櫻花在冷然的枝桠上紛紛開放，丰姿綽約，如花雨一般似夢似畫，加之皚皚白雪覆被山頭，遠山山頂呈現一片綿密的雪國風景，展露無限風情，更將蕭瑟的

大地點綴成夢幻無邊。

這即是人們口中、眼裡的武陵美景，文學家筆下光耀奪目的武陵盛景，然而，打造武陵美景可也經歷長時間與眾多從部隊退役下來的除役官兵，聯手以血汗建造而成，歷史見證，武陵農場從貧瘠的荒地變成沃土良田，其間所有的際遇過程，形成建設的原動力，前人如此，今人亦若是，遼寧出生的武陵場員叢廣正即是其中動力之一。

民國 38 年 12 月 31 日隨軍來到台灣的叢廣正，出身農家子弟，家境富裕，是遼寧故鄉的望族，故鄉田園地勢平坦，河水清澈，富饒的土地栽種作物，年年收成豐碩，然好景不常，共產黨亂軍四處肆虐，叢家家園被迫充公，舉家不得不離鄉逃難，過著風雨飄搖的悲慘生活。

民國 19 年 6 月出生的叢廣正，正值青春力壯的年紀，逃難期間遭逢國共內戰，戰事混沌，人事不安，到處風聲鶴唳，人命不得安寧，他則在這場混亂的戰局裡，被國軍抓走，成為年輕的戰士，隨剿共部隊一路打殺，煙硝迷霧之中，立誓當個保國衛民的英勇國軍。



喜歡悠閒生活的叢廣正。

戰爭無情，爭戰更無義，他的年輕歲月從一個平淡安逸的農家子弟，轉折之間變成一個隨部隊到處流離，潛入竄出敵營的阿兵哥，他眼前的世界被戰火層層遮蔽，夜間行軍冷冽的山風，迎面吹起他念茲在茲的思鄉情懷，可人在軍中，他僅能以明月寄相思，在錯綜複雜的軍旅行腳下，苦思人命無常變化的百般無奈。

他加入軍旅所屬的 39 軍獨立團，正是徐蚌會戰的主要戰力部隊，叢廣正在這一場戰役中腿骨負傷，被送往上海國防醫學院治療，後來又隨國軍部隊撤退到廣東，再轉進到海南島，直到民國 38 年冬才返抵台灣。

台灣，成為他無助人生行旅中，另一個新驛站。

台灣，成為他再陌生不過的新遼寧。

淚水不再只是淚水，他出生與成長的東北遼寧，想來已經被淚眼模糊成一

片難以回憶的夢中情境，好似沒有任何動靜的躺在他回不去的心事裡。

而他層層疊疊橫隔在心中，離家逃難的噩運，從被國軍抓到部隊之後，便不斷擴散成他心靈的最痛，抵達台灣，適巧遇見同鄉連長李昊，李連長要他加入聯勤 87 支部，成為新連隊一員，這對曾經腿骨負傷的叢廣生來說，不啻是項好結局，加上老鄉同隊生活，彼此相互照應，也好有個思鄉寄託。

台灣天候乍陰乍晴，對曾經骨傷的叢廣正來說，十分不適，時好時壞，難以痊癒的舊傷新痛，使他不得不在民國 44 年時，自最後服役的台中清泉崗裝甲兵部隊退下，旋即在友人介紹下進入位於基隆八堵的工礦公司做粗工。

他在工礦公司的粗活做得辛苦，但為了長久穩定生活著想，他終究必須用最大的耐力和意志，面對新社會新工作的種種苦難折磨，是苦，是累，是痛或是悲情，一切他都得面對承受下來。

這是軍人本色呀！他相信自己絕對有足夠的勇氣，迎戰所有難題。

如此衝擊不斷的新生活方式，他在工礦公司一待就是十餘年。

民國 54 年結婚。

結婚後的叢廣正，天真的以為婚姻生活中多了另一半共同創造新天地、新生命，必可為兩人世界帶來更美好的人生契機，殊不知，愛情終究抵不過麵包



叢廣正與夫人合影。

的現實需求，他的婚約夫人即在兩人生下二名女娃之後不久，協議離婚。

原來婚姻就是這麼回事，當他提供的麵包份量抵不過愛情重量時，男人與女人之間海誓山盟的感情，都可能在瞬間裡交付流水，剎那間消逝得無影無蹤。

他甚至不明白夫妻感情存在的事實，竟然

物質大過精神。

曾經渴望夫妻相扶相持的心念，果然難以成形。

他想離開人群，想走進一個人所知的地方，過著閒雲野鶴般的簡單生活。

經由部隊同袍的引述，他試圖前往退輔會宜蘭服務站，探尋關於進入武陵農場擔任場員的可能事項。

武陵農場，傳說中的人間仙境，他滿心期盼能夠上山，過渡他人生最低潮的時刻，同時實現他心神嚮往不已，美好的田園生活。

民國 71 年，在他經歷過許多零工討生活的壞日子後，終於得有機會進入武陵農場，住進親莊，踏踏實實成為場員之一。

沒有怪手協助整地、種植的年代，他的田園工作必須藉助同儕的合作，徒手、用繩索、用簡陋的工具合力協助完成大大小小田地的整理。

明事理、懂是非的叢廣正，不僅是軍人，是工人，也是個讀書人，他知道自己到農場當場員的時間比起其他同儕來說，的確晚了許多，因此，他必定得付出更多的心力，好好經營他所屬的，這一塊富庶的土地。

他強調說，到台灣來的這麼些年，他個人只有苦的一面，沒有弱的一面。

這話的意思，彷彿是在告誡自己，他所有即將面臨的，未來一切的生活起居問題、耕作問題，全都得仰仗個人倒不下去的意志力支撐，他不可逢事則弱，如果撐不過田園生活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與疲累的操勞，甚至連他都會瞧不起自己。

弱者，被欺者。

他不願自己的人生在遭遇到多次挫敗後，因失志而成為一名生命弱者。

「生活在武陵這塊寧靜的世外桃源，好過不必承受共產黨的恐懼。」叢廣正說。

自從民國 71 年進場擔當場員以來的二十餘年，他的生活過得簡單無華，身體也因為受到山林空氣好，水質佳的薰陶而健朗起來，生性樂觀的叢廣正解釋道：「因為從小硬命，所以可以自得其樂。」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澹，未嘗不呼父母也。」安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叢廣正，終於在民國 91 年返鄉探親時，結識一位湖南姑娘，很快迎娶入門，多了個工作幫手，兩人恩愛的在武陵農場享受難得的田園之樂。

婚姻第二春，叢廣正十分珍惜兩人相處的美好時光，就好像珍惜當年進入農場當場員的那份良緣一般，他滿意自足。

一生戎馬奔馳，半生武陵逍遙遊，叢廣正在感恩中惜福。



鄭金富甘之如飴的在武陵生活。

蘋果花開

鄭金富

黑燈瞎火的深秋夜晚。

鄭金富獨自坐在蟄居的鐵皮小屋裡，

黯無聲息的悶著。

也不知道是不是多年來已然習慣這種一到黑夜來臨時，他即一個人沉淪到這間面積未及十坪大的小屋裡，表面上說是進屋休息睡眠，實際卻是走進他日復一日茫然無措、寂寥無助的景象之中；也或許是，面對晚年不堪回首的慘淡生活，他唯有選擇以平靜相待，以安詳相許。

總是景況寥落。

而暗夜如許冷靜的在河畔抹上一層厚沉沉的黑，他蟄居的鐵皮屋就座落在七家灣溪這條日夜湍流不眠的歷史河川旁，水如歲月般一往直前的朝無止盡的寧謐山林奔竄流去。

他生命中許多的一瞬間，都在這條溪流邊悄然淌過，喜悅也好，憂傷也罷，他發自內心深處意圖改變生活機能的渴求，被生命最初的平靜搖撼著，眼神殘留著一份像是不得不安靜的莫奈，而這股莫奈低潮，正以無懈可擊的力量侵襲進駐他的生活，他的生命。

他準備把巨大洪流的記憶，注入七家灣溪神祕的流域裡。

既然記憶是無情的回憶，那麼他又何必費盡心思的把過去留在記憶裡，或者滔滔不絕的拿出來述說，就好比敘述一段難堪的回憶一樣，把自我踐踏掉？軍人出身的他，依舊叨念著那殘存著生命尊嚴的自我，是使他繼續活下去的不二理由。

就算是窩居在武陵農場這水邊一方的空寂之屋，他一樣像過去生活在軍中那樣，把家屋裡裡外外打掃整理成清潔、簡單、樸素，充滿紀律秩序的好模樣；未曾改變的勤快，使他那一張空蕩蕩床鋪上僅有的方塊睡枕和漿白的豆干

棉被，以及床鋪下面盆裡排列整齊的盥洗用具，看起來和生活在軍營時期的戰鬥訓練毫無二致，這不免令人疑惑起，他心思中的自我尊嚴，是否傳承自規律化的軍事教育？

也許是吧！

民國 18 年出生，原籍福建省常樂縣的鄭金福，民國 38 年國共內戰炮火煙硝正烈時，他追隨服役的地方部隊渡海撤退到金門，後來輾轉歸建，隸屬於 51 師陸軍 81 炮兵營，擔任要職，直到民國 51 年轉進花蓮傘兵部隊，期間因右臂負傷極重，不久旋即被調派到台北後勤部隊，然因手傷未能痊癒，遂於民國 58 年申報退役輔導，本來打算前往屏東農場任職養殖魚產工作，卻因緣際會來到武陵農場。

這是始料未及的結果，他的內心因為這場因緣際會的美麗交錯而發出讚嘆的叫聲，想到可以在陌生的武陵農場和一群來自不同單位退役下來的袍澤，一同工作、生活，無論對象是誰，他發自心底深處的喜悅，對生命開始產生溫暖般的切切感動。

就在民國 60 年，他永遠記得這個令他心生感念的日子，他在放眼四野全是連綿山脈的武陵農場擔任果園園丁的工作，右臂負傷的肉體傷痛，使他無法和其他同袍一樣，仰仗勞力下田耕作，選擇到果園看管滿園紅通通的水蜜桃果子，已然使他心滿意足；沒錯，做為一個從部隊退役下來的負傷戰士來說，能夠在大自然無條件的奉獻裡，得到一時的棲身處所，這就像坡地裡那些得到豐盛的土質養份、晨光水露滋補的甜美果實那樣，叫他整個生命豐饒起來。

這是一種征服內在困頓的希望之光吧！

他喜歡每天穿著沾有泥土的工作服，到園子裡巡行，還好個兒不高，方便他穿梭在果園低矮樹叢間，做例行性的檢視，他那習慣具有節奏的步伐，踐踏著掉落滿地的蘋果樹葉，引來的腳步聲音，無不讓他感到歡喜不已。

說不上來為甚麼喜歡在農場裡工作、生活，更說不上來為甚麼特別喜歡農場上空那些每到夜晚來臨，便閃爍著璀璨明亮的點點星光。



獨自一人生活在武陵的鄭金福。

星星就近在咫尺呀！

雖然每天必須工作 18 個小時，他卻甘之如飴。



鄭金富（中）與友人合影，左：張水生；右：叢廣正。

一年之後，他得以有機會被分發到「親莊」與其他場員共同生產開墾，有系統的業務和財務管理，使他因手臂負傷無法過度勞動，卻反而得到同袍互助合作的相對效應，也就是說，生活在親莊期間，他得力於同班夥伴的協助，一樣可以從土地耕作中，獲致相同的結果。

日子顯得忙碌又悠閒，武陵農場的山櫻開了又謝，蘋果花也在一年又一年的綻放與凋零之間，呈現一遍沃野富地，原本貧瘠的荒蕪山脈，換成一片片可見綠油油的菜圃果園，「那是榮民們用血汗墾荒換得的代價呀！」鄭金富用他濃重的鄉音說出這麼一句讓自己感到無限驕傲的話。

是呀！武陵的高山蔬果，武陵農場花草繽紛裝幀的美麗田野，得來不易，他的呼吸裡滲入一陣陣熱烈的感動氣息。

美好的遠景，美好的想見，原本獨身的鄭金富即在眾家同袍的祝福下，於民國 82 年結婚，歡歡喜喜迎娶美嬌娘，和所有的榮民一樣，他和新婚妻子在婚約後數年間，更加認真的下田工作，誠如早出晚歸的農家漢那樣，只為賺得足夠的安家費用，養家糊口。

十年辛勤耕作，十年婚姻濡沫，就在他育有二男一女的家居生活後，一段看似美滿的婚姻，最後卻因為妻子利用不當手段，暗地裡變賣掉他在武陵農場所擁有的耕地，得款 400 萬元，準備挪作他用，幾經纏鬥爭取，最後妻子私吞其中 200 萬元，剩餘 200 萬元留予鄭金富做為養老之用。

土地沒有了，田地沒有了，身上僅剩的 200 萬元又如何能渡過慘淡晚年？鄭金富悲痛的心情幾至崩潰，日日借酒消愁。

是啊！獨身的時候，他在農場的耕地上面得到快樂，從來未曾想到結婚會是一件幸福的事，結婚之後，跟這個同眠共枕了十年歲月的女人一起生活，他也從未料到離婚會是一件殘忍的事，而這種殘忍的情景卻不折不扣的落在他身上。

甚麼是愛情？難道這就是他的人生？

他不知道如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命運轉折，一段原被眾家同袍看好的婚姻，卻因妻子心起貪念而徹底瓦解，孩子的未來怎麼辦？他的未來怎麼辦？

這是劫數難逃嗎？

離婚後的日子，他開始過著自暴自棄的生活，他把身上僅有的 200 萬元，孤注一擲的在短短時間裡全數揮霍耗盡，他怨嘆命運給他帶來進入武陵農場耕作的幸福與快樂，同時更給他帶來婚姻生活的大不幸，這兩者間的利害得失，使他一時間身陷混沌，難以自拔。

失去耕作的土地，失去身上所有的金錢，他在痛苦的生活邊陲自怨自艾了好長一段日子，一旦腦醒人清之後，他猝不及防的發現一切都返回原點，就像初來乍到武陵彼時那樣，凡事都待重新開始。

然而，年華終究老去，他已不再是 35 年前那個意氣風發的 40 歲男子，體力和意志，志向和夢想全付諸歲月流水，他僅能利用鐵皮屋旁的畸零地種些馬鈴薯、地瓜、高麗菜、菠菜和大白菜等自食的少許蔬菜，簡單果腹度日。

一個月 4000 元的老農津貼，日子的確不好捱過。

生活清貧，他仍不願博取他人給予的同情，是咎由自取的因果吧！他明白，做為軍人出身的一介農夫，他不能難過，事實上也無由難過，如果讓時光倒流，他會不會一樣用自暴自棄的態度面對離婚後的心情？面對那一筆可以用來安度晚年的 200 萬元？

一切都來遲了。

現在，他唯有從簡單的生活，照見自己清悠無為的生命態度，無意消沉，回想初來武陵農場開墾的喜悅之情、昂奮之心，30 多年間的田園生活，豈僅悠閒自在，那墾殖期間背負的重擔，那投身耕作的孜孜心情，如今想來，彷彿黃粱一夢，使人不勝唏噓。

何堪回首呀！他發願不再談及這段難堪往事，也不加添雜任何他個人今生關於幸福或不幸福，婚姻歷程的多重元素。

他只想一個人靜靜的站在七家灣溪旁的坡地上，看黃昏夕照西沉，看夜幕星斗升起。

看蘋果花開的簡明人生。

張大叔的生命夢田

張水生



在田地工作的張水生。

秋日午后，武陵山中搭著一層薄薄的水氣。

迷濛的雨絲籠罩在農場溪谷旁的田地上，張水生把犁田的工具擲入四輪轉動的手推車裡，輕步慢移的驅動手推車從坡地緩緩走向親莊。

他的手臂因為長期勞動，那精壯、結實的模樣，使他在推動手推車滑過顛簸的碎石坡地時，竟滲雜著一份年老男人少有也少見的旺盛的生命力，他的氣色、他的步履、他的勇氣、他的力量，匯集出一個長期居住在山間的男人，優越生命的定義。

話雖如此，其實不過是一個在武陵農場擔任場員長達 25 年的退役軍人，換裝農夫之後所顯露，充滿粗野豪邁的泥土氣味的印象。

即使在冷颼颼的秋日田間耕作，這種粗野豪邁的步履和力量，都讓他那盈溢軍人氣息的呼吸，愈發產生不畏縮的堅持意志。



張水生對田地工作自有主張。

就算雨來的日子也一樣，他發願以忠誠的心，深愛這片廣闊的高麗菜園，以及他至愛的人。

是這樣的呀！

下雨的日子，撇開不必上工的下午，他可以一個人靜靜的坐在屋子裡聆聽溪河那頭傳來淙淙淅淅的水聲，透過被霧雨濡濕的窗櫺，他望著這一條孕育國寶魚的七家灣溪，兩側的楓林綠野間，彰顯著水霧迷離的寂寥寧謐，整個山頭水湄像是被淋濕的頭髮那樣，發出閃閃的水光。

他坐在屋裡好幾分鐘，屋外的日光稍稍明亮起來，這不是放晴，只是暫時的雨歇徵兆，天空的烏雲並沒有真正散去，不出一下子的光景，那迷濛的雨絲又會不請自來的飄落到他居住的親莊來，直到昏黃的夜色來臨。

誰也說不準這綿綿的細雨，會不會在黃昏後變成斗大的雨滴。

他的妻子從屋外採摘一大把園子裡的青菜，聳動著被雨絲斜斜披掛的肩膀，一臉平靜的暈紅著面頰走進來，就像習慣了山野生活那樣，不聲不響的逕自往廚房走去。

這一瞬間的凝視，張水生寧謐的心忽然沉入淡淡的喜悅之中，或許這不該叫喜悅吧！應該叫做幸福。

一種兩人共同生活的簡單幸福。

許久以來他已經不曾如此專注的看著這個六年前，他返鄉中國大陸探親時，從老家娶回來的同鄉老伴；而現在，這個年輕的老伴除了每天會陪他下田耕作之外，勤快的身手不自覺裡化為幸福的姿影，在他眼前躍動，他覺得自己像是掉入甜蜜的深淵裡，凝視她的眼神竟然閃爍著一種難以言說的滿足感動，就像這個下午，雨絲最初飄落彼時，清風微起般使人陶醉一樣。

他把身體依在因迷濛雨絲輕飄而使得天際略顯陰霾的窗台邊，想起前妻罹患大腸癌開刀後不治身亡的前塵舊事……。

42年的夫妻情緣，可是一條不短的坎坷世間路，自民國47年他身在陸軍運輸部隊經理連從軍，和她在台中后里結婚以來，他們即一路相伴相隨，勤奮持家，直到民國70年他退役後申請到武陵農場擔任場員，兩人始終無怨尤的在困頓和吃力的勞動工作中，相依為命的為那塊四分半地的耕種奉獻心力。

攜有一子改嫁過門的前妻，和他一樣，一開始都不熟悉武陵農地的耕作事宜，多虧親莊裡的同袍相互扶持，他們才得以在耕作作業裡學習蔬果種植的各種技能，坡地上那一大片梯田形的土地，在他和前妻辛勤學習種作，努力耕耘後，原本空白的荒蕪田地，沒隔多久即顯現出一片青翠的高麗菜香，這片坡地

上格外醒目的菜圃，是他和前妻兩人胼手胝足種植得到的豐饒成果，這種經由自己的雙手墾殖獲得的善果，雖然讓他的手掌皮肉腫大、變形，他卻甘於叫自己日夜晨昏守住這片得來不易的生命夢田。

夢田呀！

生命夢田的工程還未完成，前妻卻先他一步離開人世間，離開秋來午后便飄落絲絲細雨的武陵農場。

雨絲不語，淅淅瀝瀝落下，撩撥起他思念萬千。

曾經，他在前妻離去後，也想過就此離開武陵，最好離得越遠越好，離得越快越好。

如果真是離開武陵，那難以想像的離棄傷痛，不也等於要他背棄對武陵農場這塊生命夢田最初的摯愛嗎？



張水生與夫人在田地並肩工作。

是了，他和前妻來到武陵農場多久，對於這塊生命夢田的愛意即有多深，25年了，他跟武陵農場的土地之愛、自然之情，已然到了無法分割的地步；而今，如果真要他輕意離開這塊和前妻共同經營，雖僅四分半地的生命夢田，無異是將他過往 25 年期間，

在這塊土地上辛勤種植的愛，連根拔起，曝曬枯竭。

他決定繼續留在武陵，像過去雨來日曬都歡喜下田那樣，默默在他心中的夢田，耕耘出一片大好的蔬果光景。

74 歲的年紀，他自認體力尚好，親莊前那片高麗菜圃，留了他多年耕作的汗水、足跡，他的愛深深的種植在那一方土地上。

現在，在他決定留予武陵繼續他未完成的老夢之前，在同鄉老伴遠從廣東漣江渡海來台，跟他一起自食其力耕作農事之後，個性正直、木訥的張水生，彷彿幸福重生，持續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習慣。

「自己做，不必用要的。」張水生說出他對生存態度的堅信原則。

然而，就在他傳述武陵 25 載的辛酸淚痕，他那傷感的眼神宛如深刻體會「自己做，不必用要的。」這句話所蘊含難以形容的淒涼的表示。顯然的，這種淒涼苦楚恐怕早已存在於他農作和生活中一段長時間了。

他說，因為沒有能力自產自銷，農莊裡收成的蔬果大都交由包商代辦，包商千模百樣，實在難以應付，遇到價格談判時，大部份包商都會絞盡腦汁想出各套理由，把蔬果買賣的價碼壓到無法再低的地步，使農場的生產者收益降低，不符實務。

「民國 63 年時，武陵農場四個民莊，總計被果菜包商倒帳有 1800 萬元之多；這筆龐大的金錢數字，甚至危及許多農民的生計。」張水生難過說著：「包商實在不好處理，對他們好言好意，這些人一點也不買帳；若要對他們惡言相向，又恐怕影響批貨價格，誰敢呢？」

這會是沒有人能理性處理，並予以制止的產銷紛爭嗎？

許多年了，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

紛爭既無法立竿見影的解決，張水生唯有在伸手無援的緘默中，和來自廣東連江的年輕老伴，無止息的勞動著、奉獻著。

工作是必然的，操一口濃濃鄉音的張水生，步履蹣跚的從親莊民宅一步一步登上坡地的高麗菜園，去草、撿石塊、除蟲、灑水，一刻也不得閒的化身為一幅現代拾穗圖，為他所愛的土地播下愛的種子。

他的妻子，如童話般清純模樣，惹人憐惜的村姑容顏，來台近六年的歲月，日日與山林為伍，所展現的農婦風姿，出落得如此羞赧，這該是山靈恬淡的氣息吧！

「喂！過來這裡，讓陳先生拍個照說！」張水生站在田地這一頭對著妻子輕聲喊叫。

「不要啦！不好啦！」妻子在田地那一頭低頭喃語著。

這時，夕照正沉沉染抹武陵農場廣闊的天際，由橙黃漸轉橙紅，好似連江姑娘臉頰那一抹紅通通的光暈。

「不好啦！」

從太魯閣到武陵 的漫漫辛酸路

黃明順



知書達禮的黃明順。

12歲之前的某些日子裡，他的父親經常跟小孩們說起武陵的事。

12歲之前，誰有心思知道武陵是甚麼東西？在哪裡？還有，誰有興趣瞭解去武陵墾荒到底是一件幸福或者殘酷的事？

武陵農場第二代墾員黃明順出生在台東縣池上鄉，池上鄉位於花東縱谷中部之南，距離台東市約莫60公里，海岸山脈屏障於東，中央山脈雄踞於西，為兩山脈之間廣達八千多公頃的新武呂溪沖積平原，這塊美麗的平原，地勢平坦、土質肥沃、雨量充沛，居民主要生計以稻作為根本，因為氣候溫和的影響，池上種植的稻米顆粒大、彈性佳，口感品質十分優越，日治時期被官廳列為進貢給日本天皇的「貢米」。

池上鄉雖然盛產稻米，可是出生貧寒的黃明順，卻在僻靜的鄉間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台東家鄉因為依山臨海，豔陽高照的時間長，即使經常性晴空萬里，天際了無煙雲，像這種青翠山脈的山水天地，卻不是他父親的原籍地。

這個在黃明順約莫8、9歲時，進入他和母親與弟妹生活天地的男人，在他小學臨近畢業前的某段時間，經常跟孩子們提起想到武陵墾荒的父親，其實是他的繼父，繼父名叫吳先發，河南省光山縣人，民國38年隨軍來台，是個生活嚴謹的男人。

生父離開之後，一家5口，3男1女即跟著母親一起追隨新的父親過生活。

從小，他的身體即很瘦弱，外加長時間營養不良，以及無法和其他小孩一樣順利就學，他在唸完小學後，便只能用想像的方式，投影他那根本看不見、看不清的未來前程；那段時間耽於沉思與沉靜的結果，使他羞於和人相處說話

的性格，更加明顯的展露成為他易於畏縮的應對態度，儘管如此，他依然像小說中描述的悲情人物一樣，在無法規避的宿命過日子。

生活清苦成為他和外界接觸的另一層障礙，因此，當經常聽父親和母親談論起想到台中縣和平鄉武陵地區參加墾荒工作時，他以為自己將可以找到另一塊生活的新境地；然而，台中縣到底要怎麼去呀？和平鄉又在哪裡？父親口中時常提起的武陵，落地何處？

12歲的年紀，他的幻想表現得有些焦躁，所有他能夠想像的畫面，大概都是些走味和走樣的某種非現實的狀態，甚至連他自己都說不上來，為甚麼他會如此激進般的願意在「可能的那一天」跟隨父親走上天涯海角之路。

這個他存心甘願喊他叫父親的外省佬，在他生父離開後，對他一家人極盡所能的照應，不論飲食生活、現實生活，無一不一身肩挑，擺在眼前最真實的狀況是，這個比生父還親的人，一旦打算攜家帶眷出遠門，不論千山萬水，費盡周折，他都必須做為後盾。

誠然，身為黃家一份子，像他這樣羞於表現的少年，他的確需要從心靈某處走出來，他總不時感覺到，在這個陌生世界的某個角落裡面，正存在著他尚且未明的某種使命，等在那裡，悄然要他完成。

民國52年，就在他充滿幻想，卻又必須勇於正視現實的12歲，他、母親和其他兄弟姊妹一行5人，跟隨父親探勘多次的路徑，從花蓮太魯閣出發前行到武陵。

父親決定遷徙到武陵做農場的墾員。

父親說，要從花東地區到台中縣和平鄉的武陵，順著太魯閣山脈西進，是最容易行走的路。

泰雅族人口中的Taroko（太魯閣）為雄偉、壯觀的意思，位於花蓮、南投、台中、宜蘭四縣的交界處，太魯閣同時是中橫公路的東端終點，峽口在花蓮縣秀林鄉富士村，紆曲向西直到大禹嶺，沿途風景秀麗，頗負盛名，有燕子口、

九曲洞、天祥等遊覽名勝，以及神秘谷（砂卡礑）、綠水、白楊等健康步道。

可當時的太魯閣山路走起來非常人能力所及，他肩繫行李，一邊身後仍須背負著年幼的妹妹，走走停停，一路吃盡體力和體能上的萬般苦楚；一行人走在荒山野嶺，他的臉色似乎擠不出任何一絲笑意，此去武陵的路，跟父親口裡要「墾荒」的武陵究竟有何差異？為甚麼「移民」的路叫他走來辛酸倍嘗？

12歲的少年，面對荒山野地的冷寂與孤沉，竟有著難以言說的不解躊躇。

武陵，就這麼一片荒山來著？初來乍到陌生地，他用各種角度眺望眼前所見荒蕪的群山，以及集體墾戶都得使用煤油燈點光的簡陋居處，總感到這塊山谷地並沒甚麼特殊吸引人的地方，它不過是一塊必須以炸藥整地，然後再以粗糙的農具，在農場單位的指定地上，一鋤一鋤做開發整建的拓荒工作而已。武陵風光，也僅止於陽光和煦，雪霸山野氣象萬千，還說不上甚麼美不美，



黃明順工作閒暇時喜歡閱讀。

甚至給人荒涼的悽愴感覺，他不禁懷疑，父親攜家帶眷到這裡做所謂「墾荒」，跟留在台東家鄉做開墾，到底有甚麼樣的差別？

莫非武陵把它的美隱匿在別處，而暫時寄存在其他東西上面？

12歲的少年，他的幻想跟現實產生極大的差距，看著山巔湧起層層雲朵，山際渲氳著金色陽光，又看著眼前滿面紅光，走路隨時抬頭挺胸的老士官，一付慷慨就義的模樣，他那小小的腦海裡，就有「這裡是未來的新家」的念頭，他正站在別無選擇的稜線上，不管眼前的路何等坎坷，他

都必須在這個忠於職守的老軍官父親「有為」的領導下，展開新生活。

民國 40 年出生的黃明順，少年時代著滿灰色調性的生活思想，如果不是父親無私的養育恩情深重，他的生命更將從灰色的茫然無依，進入到難測陰森的黑色深淵裡，黑暗世界是他所恐懼的陰翳無常，而老軍官父親的出現，正適時把他和家人從陰翳無常的深淵裡救起，想到這裡，他非得更加努力的從接觸武陵的土地開始做起。



黃明順與夫人薛玉媛。

在每一天的落日餘暉裡，他把在農場工作的辛勤，全部託付給逐漸成形的滄海桑田，雖然他必須被現實環境要求停止繼續升學，可他並沒有停止學習關於菜圃或果園種植的基本常識，也從未放棄在武陵尋求活下去的動力，這期

間，住家與墾地相距約有一公里路遙，但每天來回的路上，他都能自得其樂的結交新朋友。

他開始從畏縮的行為中，解放出最真實的自我，也已不再在觸目所及的荒涼地上，用悲天憫人的心情，追求空洞的幻影，只一心一意跟隨父親把荒地墾為良田，把所有的不毛之地改變成一畝畝發出綠色光澤的沃壤農田。

所幸 16 歲時，鄰居一位名叫沈鶴遐的少校軍官，每天夜裡以私塾的方式，教導他初中課程，兩年的家教學習生涯，是黃明順一生中最充實與快樂的日子。沈少校已然作古，恩師之名、恩師之情，他永生難忘。

他的少年時代是在不斷跟土地的耕稼，以及遊走山林的野放生涯中告終，結束了單調的少年生涯，黃明順本想跟隨兄長到平地學習工藝技能，他希望能在農事之餘，為自己創造些生活技藝，以便將來多了項才藝，好安身立命，究竟常樂；可這個簡單念頭在腦海裡持續沒多久，便因為父親身體狀況欠佳，經常性大量流鼻血的緣故而作罷。哪裡也去不得，他只好繼續留在武陵農場，為父親和家人共同墾殖的農地，守住一片天。

及至長大成人之後，父親在武陵農場的蔬果農園已然深具規模，原名叫「孝節」的平等村志良巷的住家也稍具模樣，他那顆想雲遊四海的心復告燃起，幾度到平地做生意，甚而當起船員，專跑北美線、歐洲線散裝貨輪，終於度過一段靠自己的實力打拼天下，走遍海角天涯的浪跡生活。

船員生涯一場夢，小學學歷的黃明順即便利用在船上工作之餘的時間，博閱群書，當他踏岸行走過幾個國家之後，一股欣喜的閱讀情懷不斷傳襲過來，比起小學剛畢業想唸書卻又問學無門的窘境，就在海上，就在藍天碧海的貨輪上，他發覺自己可以依循心聲去完成那響自心底多年的振動迴音，面對閱讀，把大自然、武陵、海天和心靈全部結合一線，成為他不再引為遺憾的傲骨情愫，也就是說，他從雲遊四海中找到失去多年的受教機會。

他選擇閱讀文學名著、名家作品，以及投合內心成長，各類勵志的心理學

書，那段時間，他的生活空間有說有笑，忙得不可開交，也充滿許多趣味，使人發覺這個過去處處表現羞澀的男人，忽然間變得開朗了起來。

是甚麼力量把這個素來少言語的男生，塑型改造，活脫脫讓他變成另一個更感性、更易掉淚的人呢？

湛藍的青空下，黃明順以淚眼表達他對養父養育之恩的無限感念，他說，如果當年不是養父為了照顧他全家人生計，執意從花蓮太魯閣翻山越嶺，一路辛苦的轉進到武陵來開墾，他和全家老小的命運將出現難以付度的陰晦莫測。

愛心浩蕩，讓天地合成一幅生動的親情圖，這位被黃明順叫做父親的養父老榮民，猶似上天為黃姓家人送來的恩寵，沒有老榮民的父親帶他一家人走出貧困的台東鄉野，到武陵來開墾定居，他不明的未來又會變成怎樣？

所以，他決定不再浪跡天涯，不再做一個空洞的追夢人，且不論蔬果的市場機制如何變動；自此，他將更加專心一意和妻子薛玉媛共同守護父親留在志良巷的農田，貫徹做為一個養子，他對養父愛心的絕地回饋。

朝霞未啟，浮雲掠空，黃明順正從鐵皮屋裡走了出來，他將趁陽光普照之前，巡一趟果園，聽一聽果子熟透垂落的歡喜聲。

一聲、兩聲，他喃喃自語的對著枝梗上的果實說話。

也跟大自然說內心話。

七家灣溪畔快樂 的果農 周思源



同時擔任台中地區輔導員的周思源。

旅遊資訊報導關於「武陵農場」的美景時，泰半會以如此的文字形容：武

陵位於台灣中部，是由雪山山脈圍繞而成的高海拔山區；環山圍繞、谷豁棋布，造設了武陵地區山貌獨特、四季分明的桃花源地。這裡陽光充足，蘊藏種類繁多的植物林相，四季不同花卉盛開的各色花朵，萬紫千紅襯托著翠綠山色；山水間綠意盎然，孕育著蟲鳥魚獸等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武陵素有好山、好水、好魚聞名於世。臨近大甲溪流域的七家灣溪，即為國寶魚櫻花鉤吻鮭的故鄉，溪水清淨，氣象萬千；看山林，見水石，婀娜的曲流，寬闊繚繞，繞出了武陵地區盎然的生命力，好不美麗。

然而，這一大片好不美麗的世外桃源，明顯地表現在開墾過程的經年歲月後，所產生的歷史意義，確實是金錢無法買到的一種「開疆闢地」象徵，一種僅能在平靜的生活裡，人們透過各種管道，聽回憶、看回憶，才驚覺武陵農場的關繫，絕非三言兩語所能傳述完畢的一段台灣墾殖史，他對退除役榮民生活的理想主張與開天闢地建設的啟蒙主義，不啻為一部珍貴的台灣拓荒史。

對戰後出生的第二代青年來說，關於武陵的辛酸墾殖歷史，絕對有許多難以想像的地方，但對於曾經參與過這場被不少人認為是「在烏托邦理想國裡幻想的人」來說，總是因為有著主觀的參與和介入，而彰顯出無比幸福的歡喜經驗。

民國 50 年出生在和平鄉平等村志良巷的周思源，即是戰後出生的第一代青年，從小跟隨父母在山間野地長大，熟悉樹林果園的一切作業形態，小學就學於武陵山區的勝光分校，五年級則轉學到山下豐原的翁子國小以及豐東國

中，民國 70 年則從樹德工專機械科畢業，旋即入伍，履行志願役裝甲兵四年半的軍旅生涯。

這段時間，周思源並沒有真正想過日後是否會不會上山？要不要上山？做為武陵墾員第二代，他在平地的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又是唸書，操弄機械；又是交友，儼然活潑的青年，他從不讓自己成為現實生活的俘虜，也就是說，他始終認為學農的弟弟才是回到山上替代父親掌管果園的當然「接班人」，料想不到，這個本有機會考上軍訓教官的年輕男子，卻在身為長子的銜命下，以機械科的身分在民國 75 年，從豐原返回武陵志良巷，開始接收父親周啟民留下來的的大片果園，學習如何種植果樹。

曾經在武陵擔任第一代墾員已然多年的父親，年邁體弱，目前遷居豐原。

重返武陵的周思源，經過多年學生生涯的洗禮，早已體會出「從事改革者」的從容心理；他那股從內心底發出的「卻除黑暗與苦難」的力量，倏然間又告復甦，不斷把他從生活的最高處拽回來，回到他年少時，最初簡單而平靜的田園生活。

做為武陵農場墾員第二代子弟兵，他非回來不可，唯有回到這塊孕育他血液中佈滿大自然脈動的曠野地，他才可以重新踏上墾員艱辛的農戶生活，為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種植成千上萬株果樹的父親，所建造的王國，做某種不朽性的圓滿終結。

他山下的同學、朋友，所有的人都挹注賭他重回山上作活絕對不出二年，也即是說，兩年後他將會因為不堪承受孤寂的山間生活，以及艱困的果園種植而黯然下山。

「把志良巷父親留下來的果園地和工寮當成『渡假中心』，做為暫時擺脫都市生活，上山散心的休閒所在還差不多。」朋友們如此嘲弄不休。

他不為嘲弄操控，逕自以不二心的信念，放棄原先打算在平地可有一番作為的想法、動作和一切與朋友合作的念頭。

假日裡他不能去看電影，不能跟朋友一起討論影片的精彩巨構，以及感人肺腑的劇情；未來的日子，他只能跟尚且留在山上耕作，少數的小時玩伴，一起在農忙後，酒興之餘，滔滔不絕的大聲談話。

周思源上山的民國 75、76 年，他將父親留下來的果園暫時交給包商營運，自己則扮演起農工，藉機重新學習田間工作，學習與土地親近的共生共養。

兩年的學習，他向大自然學習到，人類不過是承受天地諸種屬性的一小部份，大凡生物之中的植物與作物，都有它繁殖的獨一性，而企圖保有土地的經濟價值與自然保育的共榮性，他決定繼續留在武陵農場，學習還未修業完畢的，關於果樹與種植的課程。



工作中的周思源—水蜜桃選果與分級。

他的決定果真讓山下的朋友們大吃一驚。

是他毀滅了許多人對他錯估的賭注，他認為，如果果樹與種植的課程他無法在短時間內學習透徹，那無異才是自毀前程；武陵果園和土地的存在是最能明確顯示出做為墾員第二代，他守護父業所浮現

的，不朽的人生美感，是不易被摧毀的。

是的，年輕的周思源決定從此長住志良巷，決定守住這塊小時候與父親、家人一起成長的美麗田園，這樣的生存方式彷彿注定要將他個人大半青春，埋葬到這座一到夜晚便被蟲鳴狗吠包圍的山林間，而保持下來的，大概只剩下他僅能被世人讚賞的英勇精神罷了。

志良巷位於離武陵農場不遠，通往梨山與福壽山農場山間路旁的志良派出所對面小斜坡地，坡地非常狹隘，在群山、藍天、雲層的襯托下，相互依偎著，也相互融合著，晨間陽光亮燦照耀時，那四面群山看來溫馴如羊，好似沒任何動靜一般的橫臥天際一隅。

從斜坡上下來的幾個轉彎，視線很容易被滿山亮晃晃的累累果實吸引住，忽然一陣陣的蘋果香撲鼻而來，一下子芬芳四溢的蜜桃香迎面飄來，使人一不小心像是掉進芳香谷底，墾員們居住的志良巷就在這裡，周思源的家、土地、果園、工作也在這裡。

他那位初到台灣時，曾經在台北金瓜石挖過金礦、煤礦，也開過一家電器行，民國 50 年即已來到武陵當墾員的父親，便以志良巷這裡做為他開創武陵農場的基地，也成為他農事之餘創作的園地，他打獵、寫書法、繪畫、拉小提琴、玩吉他、攝影、修理電器，儼然田園藝術家。

這裡，後來成為周家的家園，也成為周思源結婚生子的福地。

民國 75 年決定根留武陵後，經過兩年的自我磨練，77 年時他終於將耕地收回自營，生性樂觀的周思源，並不畏懼自營將面臨的所有困局，因為平時做人誠懇，加上幼時玩伴為數不少仍留在墾區耕作，相互照應的結果，愈加使得他再度面臨農耕雜務時，很快進入情況。

這些年，他利用在志良巷種植果樹所得，立業成家、結婚生子，總計養育二子一女，全數在豐原就學，老大就讀豐陽國中二年級，老二就讀豐村國小六年級，老三尚在幼稚園中班，三個小孩學期之間均由妻子陳麗玉妥善照料，年輕賢淑的妻子不但替周思源帶好三個孩子，平時又是他果園產品在平地直銷的最佳企劃人、執行人。

山上的天候忽雲忽霧，晨間朝陽耀人目光，午間時分條地濃霧襲來，相傳武陵之美，即美在如此無形，美在藍天捲起千堆白雲的壯闊氣勢。每年寒暑假，武陵景色最美的時刻，也是周思源一家人團聚的時刻。

聚少離多，為此，夫婦兩人的交談內容，經常多了些不忍與不捨，老家世居台北新店的周太太，自從嫁給周思源後，從不曾嫌棄這種聚少離多式的山居歲月，周思源也未曾希冀她、朋友能支持他的思想或見解，也就是說，他不曾為了讓世人理解做為武陵墾員第二代的思想，而強加表現他存在的特徵。

在武陵山上，一家五口吃菜根淡中有味，誰也不曾埋怨這日子是如何過的？反而在談話中讓人瞧見夫妻攜手相互扶持上山下田，像是逛街般的並肩而行，好一幅不覺驚奇的山居歲月，使人引起莫名的喜樂共鳴。

周思源認為，他在台中和平鄉顧山顧武陵果園，妻子在豐原市顧家顧小孩，也是一種企業管理形態中的天作之合。



周思源全家感情和樂融融。

合作無間。

做為墾員第二代的前線作業員，周思源自裝甲兵退役後重返武陵農場那刻起，即必須隻身面對大片父親經年在志良巷辛勤植果樹的墾區，胼手胝足的研發墾殖蘋果、水梨、水蜜桃等高經濟價值的水果作物，不論採行與包商合作、零售或自營直銷，甚至遭逢天災所承受的損害，20年來，他無怨無悔的堅守住那一間已然超過30高齡以上的老房子，以樂觀的心情與態度，甘之如飴的扮演一介快樂果農。

雖是機械科出身，個頭也不高大，可做起農事，周思源俐落的身手，絕不輸職業果農。

除了果農的身份，他同時還利用農忙之餘，擔任榮民服務處地區服務員，負責照顧以及服務武陵地區老榮民的工作，這項服務性工作，收入極其微薄，可對於想盡心力為老榮民做事的周思源而言，他眼裡看到的是，身為武陵人能夠為老武陵人奉獻一己的關懷情誼，不覺驚奇，長期服務，他從未感到厭煩或厭倦。

第一代進墾場的老榮民，他們的年齡、際遇，跟他的父親初來乍到武陵時，毫無二樣，他不覺得服務老榮民跟服務自己的父親，在道德上會有甚麼差別？

所以，就算是武陵農場的老榮民正處於不斷凋零的宿命氛圍之中，就算三天兩頭會從各莊頭傳來老榮民生病、病重或病危的消息，可他仍然得興起那股照料他人，人溺己溺的心情，並發揮服務員該有的積極精神，拔腿飛奔過去。

放眼滿山綠波的田野中，志良巷的果園裡，周思源正辛勞的採收熟度已到火候的累累紅蘋果。

那是武陵特產，也是周思源開發的新品種。

種在雲海的 第一千棵蘋果樹

卓志民



卓志民全家福。

武陵農場位處距離梨山 27 公里的中橫宜蘭支線上，深居山谷之間，四週林木蒼鬱，溪流橫貫其間，山嵐水色，變化萬千，尤其四季轉換不同景象，充滿撩人況味。春日裡，滿園百花爭豔，花海繽紛奪目；夏日間，水蜜桃、水梨、中津白桃和富士蘋果相繼成熟，果香四溢，為炎夏的山林增添些許清涼；深秋時分，滿山飛舞的紅楓，使整座山好不熱鬧了起來；晚雪降臨，即使冷冷的冬，武陵景色依然風姿綽約，遠山山頂皚皚白雪，煞為好看。

年均溫 20℃ 左右的武陵農場，天候乾爽，怡人心曠，由武陵青年活動中心後側的「武陵便道」，沿山腰繞行而上，路況驚險萬狀，步行時間約九十分鐘，即可抵達著名的煙聲瀑布，煙聲瀑布長約 50 公尺，奔騰時氣勢雄壯無比，陽光照耀在瀑布上，彩虹現影，繽紛耀眼，生動萬分。瀑布旁則有大片天然松樹林可聆聽松濤，松濤水聲相和，果真天籟。

另外，雪山風光、松林小徑等更是名震遐邇的勝景，其中，廣受山友們喜愛的雪山攀登及武陵四秀走訪（品田山、桃山、池有山、喀拉業山），也都是經由武陵出發。

可以盡賞阡陌縱橫田園景色的武陵，可以山水間使人怡然自得的武陵，自民國 52 年間墾地以來，即一再創造拓荒的許多佳話，經過無數歲月推進，風聲簌簌，現在的武陵農場，在透著薄薄山氣的藍天白雲下，仍和過去一樣，內部裝滿著為數不少可歌可泣的拓荒故事，這些故事使武陵至今依然聳立，月光下，那每一棵樹木、每一塊礫石都載浮著訴說不盡，武陵的滄海桑田；多少年後的武陵，就像那一棵棵巨大的台灣杉，呼呼風聲而過，不斷唱鳴出氣壯山河

的琴弦之樂，使人記憶深刻。

想到這裡，不由得使人記起，經過時間的演繹與環境起伏的累進變遷，夏去秋來，留在武陵繼續以農地墾殖為志業的第二代青年，是否承載得起孤寂與辛勞的煎熬，是否這一群老榮民的志業繼承者，能夠所託得人？

民國 54 年出生的卓志民，母親是花蓮縣阿美族原住民，父親卓志約於民國 52 年後來到墾場擔任墾員，出生志良巷舊居的卓志民，認為父執輩的墾員們，憑藉赤手空拳為武陵農場開闢廣漠山林，成為一遍良田沃土，雖然功不可沒，可卻苦了留守在家裡的小孩。

「我的童年不快樂！」卓志民如是說著。

在卓志民的住處，依稀可見 50 年代彌留至今的老廚櫃，摻雜著寒儉歲月烙印下來，隱含著沉積色澤的斑剝痕跡；就是這些歲月，在陽光亮閃閃的白晝，先是一陣薄霧飄過來，後又是一陣濃霧聚攏過來，使得原本強勢的日色，經過雲霧飄移，讓樹叢間每一棵果樹看起來都像蒙上一層白淨淨的被套，物換星移，老一代的墾員大多不再下田工作，彷彿舊廚櫃一般，被植入室內成為不顯眼的古董，存在的條件，際遇坎坷。

而對卓志民來說，出生在當年仍處窮鄉僻壤地域的武陵，父母忙於到墾地上栽植蔬果，那一輛輛簡陋的，行走山間的台車，不僅將他的父母載往忙碌的工作場域，也把他的童年帶引到一個更為寂寥的迷茫世界，舉目是荒山，是灰濛濛的綠樹，是孤單的天空，他說，還未外出走到平地讀書之前，他連籃球場長得怎樣也從沒見過？更不用說見過會在水裡行走的牛，到底如何走法？

童年的孤寂際遇，雖然至今猶自歷歷在目，可生性樂天的卓志民，反而能夠從這種因緣際會中生出自我快樂的生存火花，他將這班不快樂的童年列車，駛往早已塵封的過往煙雲裡，然後讓快樂的這一班始終未曾啟程的童年舊事列車，留在心裡，釋放出一點點微明的亮光。

曉星點點，好像催促他早點長大，早點離開這個不快樂的童年，果不其然，

在武陵山區的勝光分校唸書到五年級之後，父親為了他的學歷與學習環境著想，便讓他從武陵深山下來，直接進入到桃園龜山國小，繼續未完成的國小教育；後來則跨進桃園壽山國中就學，最後，畢業於台中大德國中，不喜唸書的卓志民，總是認為四處搬家的結果，讓他無法專心讀書，雖然他最後的高中亦曾就讀過幾個學校，立人高中、大明高中，後來卻畢業於台南建業中學普通科。

大學聯考他差了0.1分即可有學校申請，他甚至還報考過政戰學校戲劇科。

幾番折騰幾番苦，他在都市求學的機運很差，遷徙過度反而易於使他無所依歸。他並非厭倦武陵的農場生活，或者藉由到外地求學，幻想式地想要跟武陵告別。

數度進出武陵，數度想振翅高飛，遠走他方重建爐灶，然而，最後就為了他那點做為第一代墾員後代的尊嚴，他仍然選擇站在父親留下的田地裡，持續工作。

他生性頑皮，從出生到三十而立期間，落腳在田地的時間不多，民國85年左右，他心裡萌生強烈轉業的念頭，那個不停指使他離開山林、拋棄田園的心聲，狂亂呼喚著他，說是為了將來，為了下一代孩子的幸福，還有，為了可以跟得上的時代腳步，無論如何他非轉業不可。

轉業之前他必須說服自己轉念，也就是為甚麼他非動身離開武陵不可？

小時候，不論他再怎樣頑皮，父親也只會說：「你只要不要讓我到派出所保你回來就好！」而今，他的問題不在於頑皮，卻在於他即將長時間遠離這個他認為「困塞」住他心智成長的地方，他即將前往的地方，不論親切與否，他並不在乎。

於是，短短四年間，他把農地留給兄長耕稼，自己則下山到台中，從板模工做起，試圖學得一技在身，結果又跨行擺起流動攤販、做快餐、賣燒烤、開大卡車、賣水果、路邊賣外套、經營火鍋店等等，四年奔走的放浪生涯，他究竟想得到甚麼？說是學習，難道就因為想解開對平地的不解之感嗎？

這個不解之惑，謎樣的列車，沿著中部各縣市行駛，卓志民在列車行駛過程之際，仍保留相當程度山青水明的田園心，這短暫的四年，他的心始終擺盪在城市與武陵，在像是被刀切割成一塊一塊分立的心思那樣，充滿不自在。

此時，在經歷過如許多行業的工作應證，他又急於把個人的希望寄託到武陵的田園之樂上。

這實在是很叫人感到奇怪的想法，一部解惑的人生列車，乘載著卓志民，從求學時期的東奔西馳，到謀職中的各項考驗，年輕的卓志民看來態度從容，因為樂於接受考驗，而讓身經百戰的意志，散發著不少生命成長的光輝。

也許該說，想到回來就好，胡不歸，田園也必不荒蕪，座落在志良巷他家園中一大片2、3公頃的土地，他的兄長也早將農田地整理出來，供他重新來過。

生命的列車恰似命運的神奇，把他這個頑皮又樂天的孩子，載往遠方許多不明的所在，走一遭也玩了一遭，可卻沒中斷的又載他一步步向生命的最初之處移動，最終仍舊回到他寂寞且注定必得空虛的「不快樂的童年」的所在地。

他其實早已習慣過著孤獨的生活，把兩個在宜蘭員



工作之餘，卓志民對子女教育十分關注。

山就讀惠燈中學國三、國二的兒子的學業問題安頓好，他即可放心守住大片田園，專心果園種植工作。

上一代的墾員認為下雨天是除草天，第二代的墾員則認為農地機械化之後，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不必忙著上田工作。

宅配行銷的觀念引進到農場來之後，對於農場作物的直營作業多所助益，靠天吃飯的行業，他開始學習認份與認命。

眼前武陵農場的山脈展現朦朧的田野景色，原本墨綠與翠綠並存的山相，逢到午後霧飄雨來，山間雲嵐穿梭游移，依稀可見田園自地面升起流動的水氣，田畦間滿佈果樹上成千上萬顆的果子，垂掛在枝葉橫生的葉片之間。

這會是他武在武陵種植的第一千棵蘋果樹唄！



在田地工作的卓志民。

已經不再孤獨和不快樂的卓志民，望著居家前園與後院蘋果樹上紅通通的富士蘋果、武陵蘋果，在8月午後的雲霧中依次像被甘霖淨化過一般，呈現一種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麗光澤。

如同萬年神木的幽靈，志良巷生產的蘋果，鮮明透徹的豔紅色澤，在一望無垠的果園裡，發出一種連霧團都會擺動讚歎之氣的美姿，使那垂掛在枝幹上，被雲霧濡濕的枝葉、果實，都像獲得真元氣一樣，蓬勃興奮的亮在果園遍處。

這是讓卓志民決定重回武陵家園，心弦顫動的主因，不知道為甚麼，依傍在七家灣溪畔的這塊山谷地裡，總如少年時期在志良巷度過不美好的童年那樣，雖然日子單調無味，卻依然有許多位赤足走在山谷裡一起長大的兒時玩伴，可以共同研發果樹品種改良，或者嘆一聲武陵榮民的拓荒史，真是一段被世人逐漸遺忘的山中傳奇。

美麗的志良巷，一段看不到藍色汪洋大海的山間小路，闐寂無人的行道小徑，卻得見大遍綠色樹海延展不斷的想像空間，使人只要稍稍站在卓志民青葉山巔的蘋果園前，即可將一整片一整片綠色的樹海，一口口飲盡。

如今細想，不管甚麼地方，都不如武陵好。



沉默寡言的張榮發。

迷霧流轉

張榮發

武陵農場滿園子的波斯菊，終於如期綻放它多姿多采的美麗花色，驅車上山賞花的人們像是懷抱著難得閒情逸致的心情，紛紛蹲坐在花叢邊與五顏六色的花朵合影。

今年武陵農場的波斯菊顯得格外嫵媚動人，從兆豐橋轉進到茶園步道以及武陵路兩旁，那紅色、白色、粉紅色、淡藍色、淡紫色的波斯菊，彷彿花海一般的在清風中搖曳出使人心生活適的悠悠風貌，一不小心走近花叢邊，見那粉蝶、白蝶在波斯菊輕盈曲線的花瓣上四處迴旋盤繞，構築成農場最美、最亮眼的圖案。

這一瞬間，眼裡所見的武陵農場，那開闊的行車道、樹林間的小木屋、情人步道，都讓波斯菊的多樣姿色點綴成一幅幅如畫的水墨真影，看那賞花賞景的人們不停地舉起相機，四方拍照起來，喜悅的神情竟充滿著甜蜜的適意。

原來，甜蜜也可以如此簡單獲得；原來，美麗的花海山景可以給人類易於憂傷的心情，帶來明晰而充實的感受。

算一算日子，已經有多久沒從志良巷來到農場休閒區了？已經多久沒能靜心停下腳步，看看武陵路旁這盛放的波斯菊，綻開得多麼鮮豔迷人？他只一心想著如何改良蘋果或者水蜜桃種植的新品種，也全心全意的想著如何從工作中獲得更多報酬，以便改善家用，第二代墾員的張榮發，感嘆時不我予，他猝不及防的想到民國 52 年跟隨父親上山墾殖的熱鬧景況。

說是熱鬧，其實不過是開墾中的武陵農場，墾員們辛勤作業所流露的忙碌與奔波，這和現今農場裡每逢假日便賞景人潮、車潮多到難以計算人數的熱

鬧，全然不一樣。

趁著跟一夥從小共同在山上長大的難兄難弟到農場走動的機會，他終於在人群中強烈的感受到開墾後的武陵農場，一旦成為人們口中觀光盛景的熱鬧景況，果然出奇有致。

然而波斯花海的盛景、人車鼎沸的盛景，反而成為他心情寥落的顯影。

這裡曾經是他和父親家人墾地來往最頻繁的地方，那時，他常常和一群同年齡的墾員第二代來到這裡嬉戲，說是遊玩，也不過只是小孩兒奔走在山間，一種赤足留連徘徊的玩意，年幼的貪玩週期，原來即是在這種無法改變的奔走軌道上自得其樂。

曾因父親忙碌工作的關係，被寄養在東勢、環山、勝光、梨山、土場等地的張榮發，怎麼也想不到他的小學生涯會是如此輾轉遷徙的過程，這是否正意味著他未來的命運，一樣必須如此反覆輾轉不停呢！

民國 42 年出生的張榮發，雖然擁有和台灣船運大王張榮發同樣響亮的名字，可他卻被命運注定必須在武陵山區與土地一起生活為伍著。

無論命運如何指使與安排，他發自內心必須跟隨父親耕作的情愫，和其他墾員第二代的弟兄並無二致，雖然他的內心亦曾被原始的天性極力搖撼著，催促他想脫離山區工作討生活的無助叫喊，但是做為張家長子來說，那短暫的無助呼叫聲，卻是一個小孩兒對於留連徘徊在山間，一種毫無知覺的尋常呼嘯，也就是他留予或不留予在山間種植的矛盾抉擇，曾經如此躍動的在他心底裡發出猶豫不決的吶喊。

這是否意味著他想逃避對耕作土地的意願呢？

一定沒錯。

耕作土地，這該是何等辛苦的工作呀！他從父親的身上看見開墾與種植所耗費的體力與精神，正是一種付出與收入、工作與金錢不能形成等比率的對立，加上小學三年級時，寄養生活在外婆家，為了協助祖母切碎豬菜，卻不意被機

器把左手切出斷裂，使他的手舉止不方便，更不用說拿起粗重的鋤頭耕作了。

可這絕不是使他對於留予或者不留予在山上耕作，產生矛盾的主因，手傷並沒有影響到他的意志，那莫名的矛盾依舊存在著，依舊像褪不去的記憶那樣繼續駐留在他心中。

他當然明白，這種矛盾的心情絕對不是武陵人對生命或工作的想法，身為武陵人，在讚頌自然與土地的溫暖情誼中，早已存在著與土地同生共息的堅韌信念，這就像小孩時他和其他同伴，在遊戲間，把山上每一條小路都走遍、摸熟了那樣，他即是土地，土地即是他。

那麼，他的心裡究竟想些甚麼呢？

直到東勢初中畢業，進入豐原高中就讀，他才從不想被侵擾的心靈世界裡發現，父親對於土地之愛所產生的生命能量，竟然能夠深入到心底深處，也或許那只是一種人類原始的情感，更或許是父親當它為一種簡明的傳統觀念，認為人若離開土地便如蘋果樹的落葉離開樹枝，隨風飄零，不知身陷何處。

於是，就在豐原高中畢業之後，他決定回到武陵山區來，一方面手傷不必當兵，另一方面同夥長大的好友們也陸續歸隊，不約而同返回到這塊小時成長的地方，承繼父親留下來的耕地，傳承工作，彼此都有好照應。



張榮發（右二）與農場的眾家兄弟聚會，左一：卓志民；後：周思源；右：黃明順。

和志良巷的夥伴們一樣，他在土地上種植時果，蘋果或者水蜜桃，他必須克服左手不便利作業的障礙，做為他征服自我困窘的選擇；在他的眼中，園子裡鮮綠的果樹，樹上累累結實的果子以及掉落在地上的葉子，樣樣都是帶有生命色彩的圖騰，就像是為他勇於承接父親的手，料理這一塊果

園那樣，充滿著薪火相傳的濃厚況味。

他鎮日無言默然的在果園裡工作，有時，就近住在志良巷，和他從小一起長大的黃明順、周思源、卓志民會過來探頭，看看有否需要協助的地方。

這種相互照應的態度，是否也算是武陵人的精神特徵呢？

逢到蘋果花開的上午，逢到不用上工的下午，這一群墾員第二代的子弟兵會相約聚會到某人家裡，飲茶、喝酒、暢談新枝接種的資訊，或者共同研商如何打開水果行銷的企劃，甚至交換直銷業務的心得。

在志良巷四周翠綠果樹的坡地上，看雲、看霧、看雨絲飄逸，嘴裡漫談著可用或不可用的行銷企劃，可也是一種使人心情舒適的浪漫？

眼看來到武陵農場種植果樹也已三十多年了，他早已將先前那份矛盾遺忘，開始喜歡山上的一切，也習慣生活在群山豁谷，朝來鳥鳴，夜臨寂靜的清雅生活。

山居歲月，覺得自己好像是仙人一般自適。

早婚的張榮發，育有三個女兒，大女兒早嫁作人婦，二女兒和三女兒則跟著妻子住在中壢，一家人難得團聚在一起，就算有機會在一起，談話的機會也不多，生性話少的張榮發只喜歡用一根接一根的香煙，消遣寂寂無奈的生活。

他那難以言喻的沉寂寡言，似乎隱藏著不為外人明白的一份感傷呀！

而今，武陵農場的波斯菊綻放滿園，從志良巷的山路可以清楚望見坐落在武陵遊憩區，聳然高大的富野渡假村，以及谷地裡花枝招展的景觀建築，這種結合大自然生態的微妙景致，使人也跟著自然，意欲擺脫掉所有不快的束縛。

站在波斯菊園子邊，張榮發不經意又神傷起來。

他想起父親，想起民國 52 年第一次跟父親來到武陵農場的荒涼景況，也想起東勢、環山、勝光、梨山、土場這些寄養地的年少歲月。

他親眼目睹武陵農場從荒蕪之中，搖身一變成為如今美麗的觀光遊憩地。

現在，當看著武陵農場花海般的波斯菊盛開，他心裡感到踏實許多。

花啊！迷人的武陵農場。

蘆洲來的武陵少年

李清彬



對武陵的認知頗多，李清彬是農場的活字典。

出生台北蘆洲的李清彬，坐在他身任武陵農場副場長職務的辦公室裡，全神貫注的準備「國土復育概說」的文字資料；農場和煦的日光從他身後的窗櫺邊直直照射進來，一室亮燦的陽光，撞擊他寫作報告的思潮，明心見性的豐沛起來，雖然日以繼夜的資料整理耗去他許多原該休息的時間，可他聰穎的才智與執著的工作態度，使他理智清晰的知道自己的確有能力去擁抱這司空見慣的日常業務，給他帶來的繁重感覺。

習慣在龐雜的產業經營裡，日理萬機的李清彬，彷彿一部永不休止的機器，武陵、台中、宜蘭、台北四處奔波，如同不畏懼黑夜的貓頭鷹一般，他把這種穿梭在武陵農場改變經營型態的心思，當成像民國 59 年 7 月初始進入農場實習時，那種為證明自己熱愛園藝而存在的價值，執意努力的超然精神，在在形諸於他積極的行動中。

他徹底洞悉自己對於國土保育的資源利用與區域管理、工程管理、天然災害處理的新思維，也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些國土規劃的常識是他經過三十餘年與土地接觸，所獲得的常態智慧，他從過去對武陵農場墾殖的單純之愛，到日後對土地與自然的縱觀心得，絕對是一個男人對於完成自己心中夢想的思維，出自本性堅持的意志，一種強勢的學習態度形成的可能性。

這種重視意志的態度，正是他實現熱愛土地與園藝的夢想，不誇張的事實。

到武陵農場實習和工作，都已 36 年了。

36 年前，他以一介學生的身份進入農場實習，短短兩個月的暑假，這個

華夏工專園藝科肄業的優質生，因為喜愛山林、園藝，因為擁有滿腔熱忱以及熱衷發揮興趣、掌握學習機會、願意鑽研果樹花藝和蔬菜的培育與種植的特性，使他很快成為所有實習學生中最優秀人員的前五名，這五名被遴選出來的優質生，後來陸續進入農場總部，擔任工讀生、技術隊員、公務人員的重要職務，不久，也開始初嚐團隊規律的生活，一起為武陵農場的墾荒工作，擔負起指導員的任務。

出身蘆洲望族的李清彬原以為找到他人生的定位，符合所學，可以一展長才，豈料父親極力反對他進入當時仍處荒涼之境的武陵農場，執意他接掌自家開設的化學工廠，父親說，以他未經世面的稚拙經驗，如何能在偏遠的荒蕪山區管理自軍中退役下來的一群老士官？

父親堅決反對到底。

就在這時，他響自內心堅定留守在武陵農場的意志，不斷呼喚他，那像是清晨明朗而溫馨的陽光射入他茫然、沉悶的心坎裡，使他不改其志向的跟父親說，他有管理經驗，有豐富的園藝技能和知識，他可以把指導員的角色扮演得宜。

父親依然堅持反對到底。

個性強硬，不願意志受抵制的李清彬，毅然決然獨自上山，遠從台北蘆洲千辛萬苦進到武陵農場工作。

成為正式職員的李清彬，足足有三個月時間沒回台北，只用通信方式向父親說明他的信念和想法，希望取得父親諒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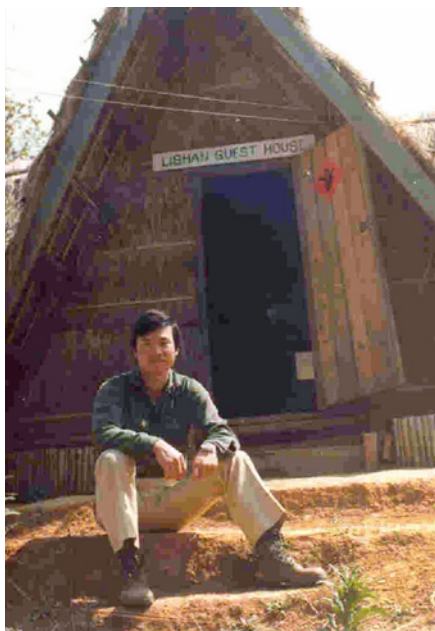
三個月心靈孤寂的山中歲月，讓天生拒斥失敗的李清彬在等待中痛苦的生活著。

直到某次父親不意上山來，瞧見他帶領了二十多位老士官，在他分明有致的指揮和領導下，走進田園工作，他那指揮若定、條理分別、氣定神閒的領導風格看在父親眼裡，恰恰促使父親改變了原來執意反對他上山的主見，並鼓勵

他有所作為。

既然父親安心，他也就跟著心安許多。

原來，經過三個月心靈困頓的折磨，一切努力全都是為了博取父親的信賴首肯，他期盼父親認同他思維和理念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李清彬副場長年輕時遠赴泰國參與「泰皇山地計畫」。

回到武陵園藝站，他全心全意投入極為辛苦的指導員工作。民國 63 年昇任技術員，68 年晉昇副技師，再隔 10 年躍昇技師，7 年後的民國 84 年則被拔擢擔任產銷組組長，民國 89 年調派接掌宜蘭分場主任與產銷組組長，民國 90 年榮昇武陵農場副場長，協助綜理場務的要務迄今。

山中歲月好清靜，李清彬用堅持的意志在心中種下理想種子的同時，仍以他不變的誠心帶人，做人處事公私分明，不玩小把戲；某次，某位老士官刻意以聊天方式「刺探」他的專業技藝，舉凡樹種的病蟲害、園藝培植知識、農具機械等，他都能一五一十的對答如

流，不輕易被老士官的問題擊敗。

人人都稱李清彬是武陵農場拓荒史和園藝技能的活字典。

基於李清彬擁有一身農業與園藝的專業技能，加上個人旺盛的學習精神，屢次被長官重視選派到國外擔任墾地建設的要務，這項兼具著國民外交的服務性農業推廣工作，不僅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農業技術的交流，對李清彬而言，更是增進個人產能技藝的學習之旅。

就在民國 65 年 12 月，李清彬第一次被派遣前往泰國參與「泰皇山地計

畫」，這項為期一年六個月又六天的養成教育，他必須馱負協助泰國改善泰緬地區原住民、難民學習農業生產的基礎技能的任務，同時在規劃中的「掃毒計畫」裡，還需要教導當地人如何把滿地的鴉片田轉作為農地，積極的種植相關農產。

無由傷感的邦誼交流，李清彬認為人在國外工作，他扮演的角色正代表著台灣正面、積極有為的產能輔導的教育，個人則毋需拿清苦做為藉口，來安慰自己。

事實的確如此。

當時年僅 25 歲的李清彬，不覺人在泰國邊境地工作是清苦的，他一方面施展個人的專業技能，為泰緬地區的難民開拓產值日益精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一方面又懷抱著年輕人少有的國際觀，以強勢的執行力，為泰國建立示範農場，使難民村的農業產能得以成長，同時奠定我國在國際社會崇高的農業地位。

他確實依照這個目標，腳踏實地的向前邁進。

使人驚愕不已，在眾多參與這項泰皇山地計畫的國家中，台灣是其中表現最精優的國家，也是最受到泰皇感佩的單位。

這是得自完美和完善的執行能力所累積的成果。做事果斷、明快、積極的李清彬，更於民國 72 年 12 月，再次受邀支援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前往泰國擔任駐外農業專家，持續協助泰國農業發展，前後共二年六個月又十一天，這段漫長的支援協助任務，再度讓李清彬將個人所學所能的農業新知與新技藝發揮無虞。

李清彬在農業生產的專業技能表現上，彷彿一個充滿先知先覺的智者那樣，不斷從付出與奉獻當中，從而學習和吸收到更多農業發展中的相對成效；這好比他面對武陵農場的建設計畫一樣，他以精良的先見之明，在台灣觀光事業尚未全面開展的階段，即率先把農業和觀光結合起來，著手辦理武陵農場轉型經營，一方面縮減農業生產面積，另一方面又以發展休閒觀光為經營主軸，並

配合政府計畫推動國土復育的政策，逐年規劃停止農業生產，積極轉型做生態、休閒旅遊的經營模式，以期達到國土資源保護及產業永續經營的理念。

李清彬認為單獨經營農業，已然不符快速變遷的時代需求，他強調，必須將已開發的農地逐漸縮小耕作面積，正向的開發景觀，以做為具有優質條件的武陵農場，邁向休閒旅遊事業發展的主要目標；他說：「武陵農場擁有環境好、山水美的特質，不利用可惜。」

經常代表武陵農場參加各種果類競賽獲得一或二名優良成績的李清彬，不僅個人的工作績效考核屢獲甲等，他工作態度抱持中庸之道的理念，以及共耕、共享、共有的信念，都能適時、適宜的為他和農場裡的場員榮民帶來和諧的共事效應。

深得榮民信任，被大夥人稱做「大檔頭」的李清彬，已然成為武陵農場的大家長，場員、業務人員，彼此相聚如一個大家庭，年節團圓飯、農民節活動、婚喪喜慶，他從不缺席，相對於已經下山到宜蘭、台北、台中等地生活的場員，他一樣做到保持經常聯繫的優勢。

信任自己也信任別人的李清彬，一再強調學習是重要的生活態度，自認民國 87 年擔任技師時，連一篇公文都不會寫，還得勞駕同事修改指導，他說，他是從學習中成長的人；這也就是他能夠連續三次受長官賞識，被派遣到泰國參與泰皇的山地計畫，復又於民國 84 年被派往紐西蘭考察農業、休閒管理經營，85 年前往加拿大考察生態旅遊，86 年前往荷蘭花卉博覽會考察，這些考察之旅，都是他肯用心改變自己學習態度的明證。

面對武陵農場不斷改變與呈現的休閒觀光事業，結婚之後即與妻子分隔兩地生活的李清彬，雖然讚許妻子具有獨立性格，可以持家如宜，讓他放心在武陵工作，可這四處奔波的生活方式，仍不免為李清彬帶來些許悵然的親情離合。

武陵日出晨曦，日落夕照，看在生活於山莊三十餘年的李清彬的眼中，何止自然現象；他的年少歲月、他的青春年華全都奉獻給農場，眼看它從荒蕪僻

壤的漠地到美麗山河的武陵景致，彷彿他存留心中多時的夢境理想已然逐一實現。



李清彬與農場波斯菊花海。

他慶幸這一生能得有好機運參與武陵農場的開發建設，內心不免交雜著多重深情甜蜜的告白。

嗯，蘋果花盛放的季節又到了。